

江

湖

三
部
曲

智亂天下

凌冬生

關於江湖

緣起於2000年，
隨著當年網際網路興起而匯集了一群嚮往著
「強中自有強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快意恩仇的武俠迷，
期盼在虛擬網路國度中共同打造一個「江湖世界」
——完全可由武俠迷自行創造人物角色、自由發揮的江湖舞臺。
筆者將大家所扮演之角色歷程撰寫成一部永續的武俠長篇小說，
虛擬轉化實體出版成冊，成為日後回首江湖路時最美的回憶。

當您翻閱【江湖】小說時，
不僅可以只用旁觀者的身分來閱讀這江湖故事，
亦可創造角色闖蕩這虛擬世界，並與嚮往的人事物互動交流，
更能自己創造、改變未來故事走向，進而主導成為當代風雲人物！

願在這無限想像的江湖虛擬舞臺上，
可以讓更多人嘗試扮演更多的角色、創造出更多經典人物、
流傳更多精彩的江湖傳奇，一圓大家心中的「江湖夢」！

主筆序

三部曲是繼前筆者乙寸筆後，由在下接續「江湖RPG」的小說計畫。隨著江湖RPG玩家的演出，而在《江湖：首部曲》所提及的「天下五絕」與「独孤客」的恩怨，也終於在此部中畫下了句點。

江湖RPG的小說計畫，是由玩家真實在遊戲中發生情況，藉由筆者編撰而成的一部作品，代表著每一個加入江湖RPG的人都有機會創造屬於自己的故事。隨著玩家演繹自己的角色、宗門開枝散葉以及江湖RPG的遊戲生態變遷，由我主筆的三部曲，決定將一些過往的恩怨情仇作個了斷，而其中最希望的，自然是首部曲提及的大反派「独孤客」與天下五絕之間的宿命，結束的同時也轉移舞台的聚光燈，代表著江湖新時代的來臨。而一個反派在如何陰險狡詐、玩弄人心，在這樣一個數據資源的世界裡，仍是難敵江湖人的齊心協力。

隨著小說中独孤客代表的「王朝」式微，歷經三部小說計畫的江湖RPG所描述的恩怨情仇隨著時光，也迎來了一個官方推出的新Boss「敵無涯」強橫的功力，神出鬼沒的襲擊，成了玩家們一時間的噩夢，同時也讓多數玩家所代表的正道，與反派勢力之戰有了不同的戰機變化。

江湖RPG不僅是玩家之間的演繹，而至此部開始，也正式以投入NPC的方式，成為了小說計畫的養分，製造劇情的催化劑。新反派的出現所製造的危機感、官府軍隊對玩家所創立的宗門進行政鬥，也拓展了江湖RPG的世界觀，不僅有江湖恩怨與兒女私情，本部更是加入了國仇家恨的因素，給予願意成為反派的玩家更多發展的舞台空間。

其中以玩家「須無盡」與小說中所提及「殺字旗」等人表現尤為亮眼，或許他們在遊戲中的作為造成了玩家在RPG之間的恩怨是非，但在小說計畫中，他們無疑是最傑出的演員之一，至於其中是非對錯，數年後自有讀者們評斷。

延續前作筆者乙寸筆所結合佛教三不善根「貪、瞋、癡」的創作核心，藉由朝廷的影響，加強點出正道人物那些更不單純的一面，沒有絕對的好壞，在小說中的立場與利益之前，即便是好人，也會做出壞事；即便是反派也有為了心中那一份追求而不惜與天下為敵去捍衛的一面。

我曾困擾在玩家與江湖RPG之間該如何抉擇，因此感謝創作三部曲中，玩家間一路上的指導與建議，也感謝包容三部曲創作時的風格與創作期間的指教，讓我意識到自己的瓶頸與不足。這在生活圈之中，實難聽見如此真實誠懇的創作建議，無論過程如何，這都是人生中的寶貴經歷，也希望江湖的小說計畫能夠一直延續。

凌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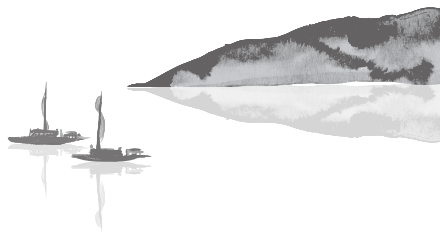
主筆序

2

智亂天下（序）	6
智亂天下（一）	3 1
智亂天下（二）	5 4
智亂天下（三）	7 3
智亂天下（四）	1 0 0
智亂天下（五）	1 2 2
智亂天下（六）	1 4 2
智亂天下（七）	1 6 4
智亂天下（八）	1 9 1
智亂天下（九）	2 1 5
智亂天下（十）	2 3 7
智亂天下（十一）	2 6 1
智亂天下（十二）	2 8 3



目錄





幕後花絮

3
4
8

智亂天下（十三）

3
0
1

智亂天下（十四）

3
2
6

智亂天下（序）

「即便您我人生殊途，未了俱是同歸於無，那我們之間，誰更幸運一些呢？」

明天一早，我便為您送行。現在我不該繼續叨擾您，該讓您難得、好好的休息了。

人生忽逝須臾間，十年不過一夜。

十年一夜啊……

我也是該休息一陣子了。

燭光遙映，捉摸不清的容顏，紫杉在忽明忽暗的燈火下隱發含光，將高出自己兩顆頭的大毛筆收起，吹熄了那盞油燈，夜風踱進門窗，懷抱正欲酣睡的人。

隔日清晨，雞未鳴，天未亮，樸素的馬車載著離愁的人，駛向肩上重擔的起點。

「報！君使求見。」

金碧輝煌的龍階之下，大殿內雕龍石柱共十八柱，每條龍柱之上有三條橫樑，乃取十二地支為周數輔以六合玄學而生之奇門遁甲，三十六天罡為天朝根本之意；傳聞中天朝十八柱對應的三十六天罡正是代表著天朝國運。

此地雖非皇殿，但凡布置皆比天子所仿製，雖非奉天承運，足可見其地位之尊，甚至猶

過天子。

代表國運的龍柱，有的如擎天支柱，巍然不動獨撐天地，有的卻搖搖欲墜似隨時崩裂，在細細一看，更能看見十八龍柱上竟分別對應天朝國境內江湖宗門。

搖搖欲墜的龍柱及泰山不動的龍柱形成強烈對比，任誰看了都能明白一件事。

龍氣失衡。

龍柱既為天朝根本，氣運失衡也代表著天朝命數大亂，天朝建國二十餘載，惟今年多事之秋，舊帝駕崩，新帝未成氣候，四爪銀蟒盤踞成形的座椅上，男子三千青絲已逐漸兩鬢斑白，如今雖得天子敬一聲「皇叔」仍是不免嘆道：「若是二十年前，本王豈會容得他人猖狂，早已點齊兵馬，肅清這幫……」

刁民二字終是沒有說出口，二王爺自幼接受的教育也不允許自己說出如此不文的字眼；可自己終究是人，再怎麼不認命也是會老，看著龍柱逐漸失衡的崩解，二王爺接了略白的長鬚，思量道：「君使可有對策？」

傳聞這君使本也是籍籍無名的跑堂角色，自從得到一奇人遺留之祕策後，忽有經天緯地之能，天朝本對江湖宗門早有想法，這奇人所留之祕策更是記載諸多江湖祕辛，被二王爺看中後便招攬為己用，而這本祕策極有可能為傳聞中的「和平暗影」。

被喚作「君使」之人站在龍階下，紫眸中彷彿記載萬物，一襲紫衫長袍在平凡中不失風

雅，柳眉秀目，容貌俊極雅極，卻是一臉極度厭世的表情，掩飾那張令男人女人為之妒忌的容顏。

可令人不得不注意的，是君使抱著的那卷素雅卷軸及身後那桿比自己還高的大毛筆；心知王爺苦惱，但獨撐這諾大天朝豈是易與，這些年來，君使下自內宮雜務，上自國家大事，無不親力親為，唯恐漏了這江湖大陸上一絲訊息。

現在，是真的累了……

君使揮了揮紫袍衣袖，大殿上走進一道身影，越過殿中議事諸臣，那人素衣白裳，背光而立令人看不清容貌，那人緩緩走入大殿便是對兩人躬了一身，一道醉人聲音說道：「見過王爺。」

二王爺感到一絲不安，不解道：「君使這是何意？」

君使緩緩步上龍階，已罔視什麼君臣義理，已經好久，沒有這麼靠近這個男人，君使眨了眨眼就坐在二王爺座下，眉間閃過一絲不捨，閃過一絲難以言喻的愁，卻也閃過一絲驕傲，淡然道：「以前的路，我陪你走，往後的路……」

君使指著殿外的天空，露出難得的微笑，看著身旁的男人說道：「會有人代替我走完的。」

……



二王爺緊皺未解的眉頭，緊攢的拳，力度大的指甲都陷進了皮肉而顯得蒼白。

本王準你離開了嗎……

欲言又止的口，有愁難訴的心，只化作了一句嘆息。

「唉，本王明白了。」

「先不忙失望，我雖離去，不妨聽聽他的想法。」君使托腮說道。

白衣少年抱拳，身後曦光褪盡，面如冠玉的臉龐，昂聲道：「江湖大陸與天朝氣運密不可分，天朝向來集權而治，久而久之便是江湖勢力與天朝之的鬥爭。」

白衣少年清澈的瞳孔望向龍階上兩人，二王爺擺手，要少年講下去。

少年伸手輕撫那條即將崩碎的石柱，道：「十八龍柱，世代更迭，無論六幫之首的霜月閣、昀泉仙宗暗地支撐的鳳顏閣及合歡宗；亦或是天下五絕曾經待過的無心門，每當宗門更迭，國運必失，終歸一句便是無法有效制衡。」

輕撫石柱崩碎的龍頭，少年緩緩闔眼，深吸一口氣，緩道：「綜觀天下局勢，縱有神君道及九督統隊苦苦支撐，可神君道徒終是外力，縱取一時優勢，仍難掩天朝式微的真相；江湖大陸之四邦五十七郡，雲曦迴雁樓以一宗之力獨占天下三成之地，近期北督統隊又在夜城周遭，受玄嶽鐵騎伏擊重創。」

「若是要殲滅那些勢力可以挽回頹勢，本王可加派兵力……」

不待二王爺說完，少年一掌擊在龍柱之上，本就要崩塌的石柱，更顯岌岌可危，而此舉也吸引周遭侍衛的護主之心，紛紛拔刀半吋，敵視少年。

「不破，便不立。」

掌力收勁，那代表曾在帝京之北立宗的北窗苑之龍柱，完全崩碎，龍氣歸天，天朝震動；氣運玄學，說不出，道不明，定睛往殿外望去，天越白虹，六月飛霜，二王爺只感一股不祥之兆。

少年捏碎手中石塊，淡然道：「十八宗門團結之因，皆因天朝壓迫，現今再去其一，另扶植占盡三成天下的雲曦迴雁樓總御天下宗門，我朝正可養精蓄銳，坐享其成；再授兵權加身，至此雲樓號令群雄，誰敢不從？」

一計出，滿府震動，群臣議論，無他，這是一步險棋，雲樓已占三成之地，若在號令群雄，授予兵權加身，難料雲樓不會有二臣之心，挾勢篡權。

四周大臣對君使靠近王爺座下的舉動已是不滿，但畢竟君使位高權重，一人之下；可這來路不明的小子，竟敢口出狂言，妄議朝政，謀奪兵權；若非今有君使，只怕就要將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擒下。

「然後呢？」二王爺道。

「我朝僅須針對雲曦迴雁樓動向，若雲樓執政得當，我朝可擁用人明識之名，若執政不

當，我朝亦可藉機拔權，以平民怨，鞏固君上王權。」

滿府上下盡皆反對，二王爺再道：「群臣所言，你聽清楚了嗎？」

「黃鶯出谷，雖其聲優美，然麻雀短目，焉知鴻鵠志向？」少年道。

* * *

不夜城百燈耀夜，亮如白晝，夜夜笙歌的氣氛無愧「不夜」二字，論天下四邦之中天朝經濟，不夜城可占全國收入的三成，說是天朝經濟命脈也不為過；空虛禪師、五芒星二人重傷初癒，五芒星為雲樓右使早已遁入虛空，回返雲樓覆命。

空虛禪師既為天朝國師，一定程度下也為雲樓鋪了一大段路，如今神君道被連根拔除，空虛禪師逐漸恢復天朝祭祀之權，不同於五芒星須立即返回雲樓覆命，空虛禪師仍選擇在不夜城逗留了片刻，卻見到意料之外的人。

不夜城客棧內，女子朱衣紅顏，墨髮如瀑，稚氣無邪的眼神中含著一絲睿智，盯著桌上棋盤獨自落子，露出煞是苦惱的神情。

空虛禪師緩步上前，坐在女子對面空無一人的位置上，持起了白子，落在難分難解的棋局上，說道：「昀泉十二氏之中，尤以九蛇主最為深沉，九蛇氏一脈多以謀見長『天下諸智，唯九獨秀』施主認為此話說得如何？」

哦？

喇！

一道冰冷的聲音自空虛禪師身後傳來，伴隨禪師頸上那道寒意，那人一劍抵在禪師的脖子上，漆黑斗篷罩住全身，只露出一頭灰髮與俊美如斯之臉龐，海藍色的耳墜及湛藍色的瞳眸在斗篷遮掩中更是閃耀非常，冷道：「那便看閣下是用天朝國師的身分還是山門方丈的身分說話了。」

空虛禪師心中訝異，再落一白子笑道：「這真是巧了，傳聞找尋秋霜夢焉便能找至昀泉的源頭；如今卻與昀泉九蛇氏小主同道，莫非仙宗甘願放下不老之密了？」

「這不老神泉自是要尋的，但天朝動作頻頻，江湖宗門人心惶惶；九笙在此欲請國師指點一二。」少女落下黑子，殺勢凌厲，原本難分難解之局，頓現一絲明朗；視線上移看著秋霜夢焉嘲諷道：「送走了惡魔，回來又見到和尚，你這一生遭遇還真是神神鬼鬼啊。」

這番話指的自然是秋霜夢焉送走「深淵惡魔」一事，九笙雖為天下首智，終究不是神仙；情報是所有智者落子的第一步，縱有滿腹疑問也不能當著國師的面說出。

「此送非彼送，我既送走了惡魔，自然也能送佛祖回西天。」

寒芒倏出，金光鏘然。

秋霜夢焉長劍一抖，料想中的畫面卻沒出現，反觀空虛禪師皮膚表面一層金光罩身，乃

「極樂歡喜禪」胎藏密法，傳聞練至化境，可達不生不滅、無垢無淨之態；兩人頭時收勁，僅餘棋局上的交鋒。

天下首智，天朝國師；秋霜夢焉看著兩人相互重疊的影，想起曾有一人身著綠袍，同樣的智計無雙，同樣為天朝國師；在曾為江湖宗門之首的霜月閣，前國師巴波布下無數至今仍無人能解的大陣，這樣的一個人，最後竟也難逃這亂世爭鬥，黯然消失於歷史之中。

秋霜夢焉不免兔死狐悲，如今昀泉十二氏動作雖沒以往頻繁，但「找到秋霜夢焉，便能尋得不老泉源。」的謠言仍在，秋霜夢焉便一日不得安寧，秋霜夢焉收起殺機，默默看著對弈的兩人。

空虛禪師舉棋不定，沉眉讚道：「黑子此著正中白子要害，且以偏軍箝制白子主力，黑子主軍可蓄勢待發，看似韜光養晦，實則驅虎吞狼，妙極。」

面對失衡棋局，空虛也只能勉力抵擋，不差，但也不好，中庸之道給了敵人退路，也給了自己活路。

「國師此著，太仁慈。」

九笙落子，再殺白子一路軍，說道：「天下局勢，天朝與宗門緊緊相關，國師負傷已久興許不知如今聖上之心，要鞏固王權，聖上必借江湖宗門之力，那可知聖上目標？」

空虛禪師試探性的問道：「可是桓嶽府？貧僧雖負傷療養，但多少仍聞江湖之事，聽聞

玄嶽鐵騎大破北督統隊，聖上若要在避免衝突，大可招安玄嶽騎替補北督統隊，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縮減桓嶽府的勢力。」

九笙搖頭不語，意味不明的笑容，落子，再拔空虛禪師一路軍，道：「國師既掌帝國祭祀之權，對於神鬼一事自是寧可信其有……」

「阿彌陀佛。」空虛禪師回道。

九笙看著局勢明朗的棋局，把玩著手中幾顆黑子道：「君字缺口為尹，桓嶽府主馬賊出身，所率之玄嶽騎更是所向披靡，尹玄胤那草莽好鬥的性子若是兵權加身，只怕更加不可一世；尹字空有王者之相，若當今聖上再贊王者之聲，那恐有半壁江山要改姓尹了。」

空虛禪師再落白子，看避其鋒芒，實則堅守立場，畢竟對江湖或對天朝，哪一方失衡都會造成恐怖的影響，從言談之中已察覺這九蛇少主絕對在布什麼驚天大局，問道：「那麼施主意欲為何呢？」

「禪師近期皆在療傷，我便給您說說幾件江湖事，四月十六日，桓嶽府與自在莊兩大宗門因人力資源爭鬥，其中尤以桓嶽門生尹秋楓與自在莊素芳蓮爭鬥最為明顯，國師怎看？」

空虛禪師將掛在頸上的白蓮佛珠取下，先是道了句「阿彌陀佛」撥動佛珠說道：「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最為珍貴的資源便是『人才』如今宗門林立，在資源上有所爭奪亦無可厚非；少主之智，斷不會只是要說此事如此簡單？」

九笙看著窗外逐漸明亮的夜色，說道：「且聽我再道，四月十九日，尹秋楓與市集俠士爭執，該俠士之師，巫千雁被尹秋楓斃於掌下，隨後即被擒回衙門。」

「阿彌陀佛，江湖兒女，快意恩仇，地藏大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然而這世人如恆河三千劫，少主可知地藏如何渡？」

「願聞其詳。」

「隨緣而渡。」空虛禪師道。

哈哈哈哈哈，一人渡紅塵，世人多愚昧，這願，不過空想；九笙臉上仍掛著笑容，唯利是圖的他對於人性看得比誰還通透；現在要做的，就是改變，非是為了無聊的正義，只有將天下握入掌中，才能不被天下掌握。

九笙亢聲道：「這種事不過九牛一毛，不是第一件，但也不會是最後一件；若天朝無法做的更完美，那便讓這天下的另一片勢力去代替天朝，完成天朝該做的事；國師不妨再想想，當今還有誰能勘此大任？」

九笙一言點出，空虛禪師驚覺，眼神瞪的老大，即便要起身趕回天朝。

若非桓嶽府，當今天下為論勢力名望僅剩一家，何況那人還是……

「文氣鼎盛，儒風浩蕩」帝都凌家！

除此之外，另一身分……

雲曦迴雁樓之主。

「國師先不忙走，因為，我的聖旨……」

到了。

* * *

府上尊座持筆的二王爺，略一思忖，喝退左右，故作苦惱道：「先生雖有妙計，奈何新帝年幼，縱有定國良策也是枉然。」

少年抱拳恭敬道：「聖旨？王爺回頭補一道便是了。」

「果然是個人才。」

少年拱手一躬，大道一聲：「君上聖明。」

無他，聖旨已頒。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雲曦迴雁樓樓主，凌雲雁，智勇皆全，仁義無雙，俠心忠膽，深慰朕心；今頒聖旨一道，著即冊封『綬督』一職，總御天下宗門，另授刑司虎符，調度天下官衙之權；望爾後同心同德，盡職輔政，欽此。」

一道皇令，雲曦迴雁樓便從江湖宗派晉為朝堂要員；原先均衡的江湖勢力，也因此在全人心中種下猜疑的種子；誰也不知道，權力的擴張會給彼此關係帶來何種影響。

除了名面上的聖旨，前來授旨的官員將半跪的凌雲雁扶起，帶至一旁恭維說道：「先恭

賀凌大人為朝廷要員，除了聖旨外，尚有三道密旨……」

看完那宣旨官員帶來的密旨，凌雲雁臉色極度難看，就連臉上的刀疤因為充血彷彿像新傷似的。

「凌大人就……準備準備，便宜行事；小人先行告退了。」

雲樓產業占天下四邦五十七郡三成之多，凌雲雁早就想到有這一天，密旨內容有三：「其一，此舉授印，雲樓將成眾矢之的，故愛卿可割愛諸地，天下大同，平攤權力於諸大宗門。」

「其二，愛卿可用朝廷名義，號召群雄共組執法院，成員皆為諸宗要員，若有惡人禍世，諸宗共裁之。」

「其三，愛卿以此權替朕掌管天下，其中如何衡權，要勞愛卿費心。」

皇帝說的輕描淡寫，在凌雲雁耳中卻如催命符一般。

詔命一出，天下譁然，尤以霧淖、臨湘城兩處江湖人士最為重視，臨湘城為雲曦迴雁樓本營自是議論紛紛，人人皆是憂喜參半，特別是三道未詔告天下的密旨，不得不說，皇帝此番下旨，背後必有高人指點。

雲曦迴雁樓立於臨湘成郊近，有「西望白帝京，天下第一樓」之稱，樓內成員無不是江湖好手，亦或是奇人異士，無論文武，皆對雲曦迴雁樓其下產業有實質性的幫助，特別是這

次的聖旨……

對雲曦迴雁樓來說絕對是禍不是福，即便無皇帝這道聖旨，天下第一樓之稱也不會影響其江湖地位，可這份崇敬是打從心底認同的；被這皇帝聖旨加身，名為捧，實為殺，驅虎吞狼之計，可謂狠毒，可終究是聖旨，不得不接。

雲曦迴雁樓高約百丈，群山環繞，樓頂可見拂曉晨光，且臨湘城氣候宜人，四季如春，常有群雁翱翔，故今再得「雲曦迴雁」之名，其樓成立後無數異士駐足，得一田姓高人布下護樓大陣「雲煙墨影」至此之後雲曦迴雁樓更是固若金湯。

而雲曦迴雁樓百丈之巔，即沐浴晨光之處又為議事大殿，平時樓務眾人各司其職，鮮少會使用此殿，距離上次召開「雲曦議」已是有些年月了，而今開啟，足見此番聖旨所帶來的衝擊；墊上十幾把木椅分別列位，木椅中間則有一大長桌，在木門前還有滿布灰塵的石桌。

是故，平時分散諸地的幹員竟難得的全員集合，老祖臨光傳聞身高僅五尺長，如今身子越長越高，現已有八尺高了，唯一不變還是睜著一雙骨碌碌的大貓眼，童顏黑髮，原本不太合身的柔亮羅緞，如今顯得英偉非凡，臨光走上大殿議堂上，見眾人都已到齊，高聲道：「有請樓主主持會議。」

凌雲雁雖家學淵源，然而在江湖上經營多年，早已少了凌家在意的繁文縟節，多了三分的爽快豪氣，直接說道：「今日會議主題不說別的，也不談大家都知道的聖旨；諸位請看，

這在聖旨之下的三道密旨。」

凌雲雁將三道密旨攤在案上，晨曦之光照射在密旨上，那天子印鑑落紅之處隱有流光閃爍，足見皇室用料之尊；而眾人見著三道密旨，有的氣得臉上都成了豬肝色，比天子印鑑的痕跡還要紅，有的則臉色泛黑，不過無論臉色如何，眾人的感受只有一種。

難辦。

許瑞一身簡約穿著，身材恰巧足夠藏在身後那漆黑描金盾牌內，許瑞不解地看著三道密旨，言道：「你們都不覺得可疑嗎？除了密函不像聖上平時作風外，還要官員在聖旨頒布後才告知？若朝廷真要雲樓為槍使，一道聖旨足矣，何故多此一舉？」

臨光不愧活了將近快兩百歲，許瑞一番點撥立即找到不對勁的地方，言道：「莫不是有人假傳聖意？」

「聖上從來嚴令江湖宗門不得干政，如今之相，怕是有人將手伸進了朝廷，意圖拉我們雲樓下台。」

一道聲音在人群中響起，自太歲離開雲樓暗部之後「判官」之名被雲樓好好的保留下來，如今這道聲音則是現今雲樓真正的「判官」蒼羽夜，與許瑞同樣亦是如今江湖律法的修訂者，並稱雲刑羽判。

「什麼伸手，什麼干政的，這密旨說的文謫譎的，誰來給我翻譯翻譯。」曲無異外出常

攜一頭協助毀屍滅跡的白虎，如今在雲樓大殿，自然是不能帶著牠，曲無異帶著白虎面具，緊緊腰間置放雙刀的刀囊，多年休養，如今走起路來也不再一跛一跛，雖看不見曲無異的面容，但聽得出來曲無異是很想弄明白發生什麼的，權謀數術曲無異不懂，可說要揮刀護樓，曲無異卻是責無旁貸。

雨紛紛飛將第一道密旨推出，滑過大案，勁力控制的絲毫不差，密旨恰巧就停在曲無異眼前，雨紛紛說道：「知道你看不懂，我簡單說吧，這第一道密旨，就是要我們，放棄雲樓名下產業，等雲樓不再對朝廷造成威脅，那聖上的刀，自然就不是架在我們脖子上了。」

凌雲雁以內力將密旨吸至手中，環視眾人道：「那這第一道密旨很明顯了，要諸位放棄產業，以減少雲樓的實力，你們說，肯嗎？」

「就算是朝廷徵收都要斟酌再三了，肯定不能白白放棄。」曲無異道。

就連有兩百歲高齡的臨光也難得動怒道：「作為良民，從未抗拒繳過稅金，聖上一句話便要放棄一切，豈有此理！」

「亦水之地我也不可能讓出。」雨紛紛冷道。

在眾人表態的同時，身為會議紀錄人的研，依舊潔白如雪的儒服，冷靜寫下每一條決議結果，深怕漏了任何訊息，看到樓主將第一道密旨以內力煉化成灰燼，同時也默默將第一道表決劃除。



突然一道拍桌聲眾人定睛望去，謙善為目前雲樓審判之一，此人背上錦布包裹一張古琴，浸淫琴道數年，就連修得一身的好脾氣也被這道聖意消磨殆盡，再拍桌怒道：「哼，聖上所派之地政司多為貪官汙吏，剝削百姓的事情還少幹了嗎？現在要我們來收拾這長久以來的弊端，實則要我雲樓腹背受敵，實在可惡！」

許瑞在一旁又說道：「諸位是否忘了，還有我雲樓還有讓聖上忌憚的東西。」

許瑞言中所指，其實眾人心知肚明，如今天下群雄割據，光是桓嶽府之玄嶽騎便讓北督統隊重創；更何況是擁有六支私兵的雲曦迴雁樓，這六支私兵遍布天下，可以說是只要屬於雲樓產業的土地上，縱使聖上有意剷除也難尋蹤跡。

蒼羽夜披上寬大的湛藍色袍子，打開遮蔽朝陽的那扇木門，一道清風拂入，吹散石桌上的灰塵，露出石桌上的刻橫，縱橫十九道，一目了然；蒼羽夜拿了一顆黑子與十顆白子擺在棋盤的兩端，涇渭分明，誰也不越。

「這黑子，是當今聖上；而這群白子呢……便是江湖各大宗門。」蒼羽夜面無表情說道。

接著將一顆白子拉道了黑子前，儼然與黑子同一陣線，說道：「而這顆守在黑子前的白子呢，是我們，雲曦迴雁樓。」

「聖上給我們了一把刀，要我雲樓為馬前卒，凡是與之對敵者，盡成飛灰。」蒼羽夜以

內力驅使白子，凡是與這顆白子對線的白子，皆被蒼羽夜以內力震碎，

「可到了最後呢……」

蒼羽夜飽提一口氣，吹散了那顆被比喻為雲樓「白子」上的塵埃。

塵埃褪盡，竟是一顆黑子。

「到了最後，是否我們也會因權力沉淪，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事。」

一句話，振聾發聵，執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長久以往，自己是不是也會忘了初心……

「但或許，樓主可挾此權偕雲樓百萬雄師，直接……」蒼羽夜要講的話說道嘴邊，沒敢繼續說下去，畢竟仍為帝國子民，如此大逆不道之話還是會被人詬病。

見眾人情緒高昂，一直默不出聲的老祖臨光出聲說道：「好啦好啦，別總是喊打喊殺的，咱們研究一下這第二道密旨說什麼。」

「其……二，愛……卿可用朝……朝廷名義，號召群雄共什麼……執法庭，成員皆為諸宗要員，若有惡人禍世，諸……諸宗共裁之。」一個身型嬌小宛若孩童的女孩，一個字一個字的念道；此人也是個奇人，大家都稱他夜繁。

遽聞此人兩歲時便修習這「以夜鍛肝」之術，導致這十幾年來容貌仍然宛若孩童；此法堪比昀泉仙宗那傳聞的不老神泉猶有過之，故常年深居雲樓，鮮少外出，否則早不知被何人

拐了去。

而曾為雲樓暗部之首的太歲接管了任情自在莊後，培養了一批殺手，雲樓畢竟是老東家，如今這等大事，太歲縱使性情孤傲也要做點面子，此次便派了代表過來，這人雙目輕覆一縷白紗，步履姍姍，徐風揚動白絲，周身縈繞暗香，兩袖長而不失靈動，儼然是擅使奇兵的好手，這人便是任情自在莊的特使，霽雪。

霽雪扯了扯嗓子，用一種乾澀而沙啞的聲音說道：「諸位前輩，雪雖不是雲樓人，但也有些想法……」

曲無異豪爽說道：「客氣啥，不是雲樓人才能找出盲點。」

「那，雪就叨擾幾句，這第二道密旨，是否為各宗門派出代表進駐雲樓，一同執掌？」其實雲樓眾人早有這種疑慮，但若真如此雲樓顏面何存，但不如此，也實在難對其他宗們交代，如今霽雪點了出來，使得大家不得不正視這個憂慮。

不待樓主銷毀密旨，雨紛飛操弄落雨絲搶在凌雲雁前奪走密函，說道：「知君重兵在身，不以兵服天下；便以天下之兵誅君，此計非是驅虎吞狼，實乃二虎競食，一虎為我雲樓，另一虎……則是這天下！」

雨紛飛看著曲無異圓睜的大眼補充道：「知道你聽不懂，簡單說，就是不服就打到你服，要不就是我們被打服。」

雨紛飛都開了口，一錘定音，一旁默默記錄的 研總結了一下補充道：「第三道密旨淺顯易懂，第二道密旨，則是要我們各大宗門互相制衡；在許瑞與蒼羽夜兩位修法之下第三道密旨算是完成，而這第二道密旨，要讓各大宗門進駐是不可能的，可要我雲樓以一己之力鎮壓卻也不足，對吧？」

「對於這第二道密旨，小女子也有些見解，不知當講不當講……」

一道柔和的聲音從座位末端發出，雖非雲樓之人，可這奇女子，久居臨湘城也是闖出了一番名頭；其師更是名聞遐邇的雲樓策士宋遠頤；林茗身著輕便的粉白絲袍，在幾分俠氣之中又不失秀雅，但若因其柔弱的性子小看了此人，那就大錯特錯了。

久遠前曾有人於樓之外滿布鯉魚大旗，層層疊疊宛若大陣；其陣中有人散布謠言，說是樓主凌雲雁與林茗定下婚約……

據傳聞，林茗當時正與樓內諸員以茶論道，聽聞樓外叫喊聲，只見她滿懷笑意地向眾人欠了身，喇！的一聲，持著碧落雙劍走向樓外。

不過一刻，樓外喧鬧之聲以息，林茗甩了雙劍上的血漬，恰巧灑在從雲樓門縫欲偷看戰況的路人眼上，在之後，官衙來人，便將林茗給捉了去；還是桓嶽府與雲樓兩方合力才將林茗給保了出來。

「小女子猜想，第一道密旨這不過是一句激將法，逼得各位接下二、三道密旨罷了。」

況且除了江湖宗門，皇帝在廟堂還有一個心腹大患……

林茗隨其師宋遠頤身旁學習許久，對運籌帷幄之事自有一番心得，只怕皇帝除了要江湖宗門牽制雲樓外，更想拔除的，便是帝都凌家；皇帝可不會想讓江湖宗門的手在伸進朝廷了，有了一個空虛禪師便處處受制，若是更多的勢力進來廟堂，那這天下還不得翻天。

沉思良久，除了這江湖之事，也料到了凌家可能也被掀了底，但現在能做的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如今大局底定，要挽回幾乎是不可能了，凌雲雁令道：「我提議這刑司之權，該分權共治，避免掌權者勢力過度龐大，但要其他宗門進入我雲樓共治也是不可能的；我便將此權分予六份。」

「臨光、雨紛飛、曲無異、謙善、蒼羽夜聽命。」

眾人整齊劃一，抱拳同道：「在。」

凌雲雁嚴聲道：「命爾等五人同列判官，掌法刑之權；許瑞則為監督，若有法規上之紕漏，即時回報。」

看著巴在桌角的夜繁，凌雲雁突發奇想，說道：「在加上妳好了，妳外型幼小，其他宗門定不會提防，或許能收奇兵之效！」

至此，雲樓七判官之名，昭告天下。

* * *

幕後花絮

冒泡

* * *

九笙

大家好，我是《江湖：首部曲》中的「天下第一智囊」國師巴波。在《三部曲》中，國師轉由空虛禪師擔任，天下首智的稱號則交給了九笙。

其實我在遊戲中戰死已經一段時間了，不過《二部曲》中我並未出現，直到《三部曲》才又有戲分。雖沒有英勇的謝幕，但也替角色圓滿退場。

我也要恭喜九笙、李櫻兩人，將我在遊戲中所創，懸掛多年無人通過的挑戰關卡給破關了，真的非常厲害。期待你們繼承智者的遺志，在《四部曲》繼續帶來精彩的故事！

* * *

巴波

耶！我上正史了！感謝筆者辛苦了。

北辰萱

* * *

桃花夜遊，笑迎曦。坐水望都貪杯酒；
血染千里，正亦邪。隨心從欲屍骨堆；
天工巧藝，天軒主。放蕩不羈浪天涯；
桃鄉七子，師徒情。靜梵隱梅簡雲雅。

白然君

* * *

三人的夜迎曦，感謝兩歲與無塵的相伴。

白語缺

* * *

諸位讀者初次見面，這裡是三部曲加入江湖的小新人，三部曲的醬油工就是我，請多期

待四部曲時尹滅谷宇文家的發揮（鞠躬）

宇文藏雪

* * *

嗨，我是被作者安插進殺字旗成為六大殺手之一的志幃。

作者還在網路連載時，不少玩家質疑我有什麼功蹟能上鏡？其實，背後有一段小故事：白然君有一次聊天時不小心提及我，間接陷害了白然君被押入天牢。三天後夜千玄便將我俘虜到水都苑地牢，隨後白語缺更當面格殺我三次。

這也是為何殺字旗和桃源一脈會有過節，以及「志幃不直接參與戰鬥行動」的由來。

最後……我要向北辰萱說聲抱歉，騙了你五十等，找機會我再還妳六百張紙……

志幃

* * *

沈令巡老大萬歲！（來自靈界的吶喊）

沈逆冥

* * *

沒想到自己能再寫一次花絮，感謝站長的細心經營，玩家們也辛苦啦！

這一年來猶如在做困獸之鬥，從親友離去到幫會分崩離析，眼見政策變化眾人卻仍無能為力，歷史如此宏大，能記下的人卻如細砂般渺茫，我們終於成為了洪荒中的微塵。可人究竟要如何爭得過那些安睡於記憶中的歡笑？日復一日，過去的越來越明媚而淡薄，而留下來的我們卻顯得力不從心。

三部曲就在這樣的混沌中渡過，人生來路漸少了，最後只求一個歸途。
四部也繼續加油呀！

* * *

林茗

「演出很精采！江湖後會有期！」

* * *

油旋

這段時間算是經歷了江湖很大的變動與適應，送別了一些友人，也更深的感覺到江湖的各種潮起潮落的一個江湖。

每一年總會感覺到江湖氣氛有不一樣的轉變，可能是同一些人，也可能是不同人，有時也有放棄的想法，但最後還是會捨不得這一個可以寫下許多屬於自己故事，並且獨特的江湖。

依然謝謝每一個江湖故人的陪伴，也歡迎每一個新的江湖成員，慶幸江湖每一個友人的存在，未來仍然請多指教。

* * *

雨紛飛

「不老仙泉是個詛咒。」

看著親朋好友隨著時間的長河離去，而自己仍然存在，只能用回憶緬懷……
我一直是如此認為的。

但，人生總有意外，
活到現在，似乎，也沒這麼糟？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秋霜夢焉這個角色。

稍微慶祝一下仙泉線的完結，

不過也或許之後還會再被挖出來也說不定。

* * *

秋霜夢焉

「昂首風雲烈，回眸情意切。雁影寄茗蹤，丹曦照長夜。」——寥寥數字稍舒懷抱，但願江湖一如既往，地久天長。

* * *

凌雲雁

哈囉各位好，我是悠希！很遺憾的我被鎖號，這是你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我了。對於這個角色，是最精心琢磨，最努力完整細節，也是我最嚮往成為的自己。儘管只有出現一小部分，對我來說也足矣，上正史就是我江湖生以來從未想像過的事。最後，在這茫茫江湖上，不論討厭我的，喜歡我的，曾經伴我成長的將軍城暴走族們，又或是曾經的風雨師門，謝謝你們五百多天的陪伴和照顧，謝謝所有舞台上的大家，悠希我就先退場了。期待

未來能以其他角色再與你們相遇！

* * *

悠希

這是我踏進江湖的第一部曲，想不到這麼快就能上正史。

十分感謝支撐著江湖運作的站務、筆者之餘，

也感謝在江湖上的親朋好友，還有仇人，

沒這些恩怨情仇擦不出這麼炫麗的火花。

也謝謝正在看著這些話的你，無論是江湖夥伴還是一般讀者，

如果是從一部曲追到三部曲的人就更棒了……！

沒有你的支持，江湖就沒辦法繼續寫下去。

相信接下來的一切會越來越有趣，也希望你能喜歡我這個角色和故事，

也歡迎來我的角色留言區找我玩！

* * *

梅霓

正閱讀這本書的讀者，還有江湖の的玩家們，你們好！大家對許瑞的印象，應該大多都是「賭坊老闆」或「雲樓判官」。XD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站長，積極維護和開發新功能，留言板、抽籤、酒樓等，使我能在遊戲的框架內，創作各式各樣的趣味活動。鴻運彩、迎財券、關鍵聯賽、週年慶等，更感謝共襄盛舉的全體玩家，讓活動圓滿成功。

闖蕩江湖也許有挫折、遺憾與不滿，但這一路都將是我人生的學習與成長歷程，邁向更好的未來。謝謝大家！

許瑞

* * *

對我來說，江湖就是遇到一個又一個的人。人以群分，只看屬性合不合，不分好壞人……不對，偶爾還是會分的。從闖入江湖到現在，幸運的是，一直不缺少自己覺得有趣的大家，將軍城暴走族、散雪閑源，沙漏幫主們還有一些難以歸類的好友們……！

一百個人心目中，就存在著一百種江湖。這裡，讓大家迥異的江湖有所交集，兼容並蓄出絢爛的火花。到最後，糊成一團亂七八糟的。但就是這不可名狀的混亂，譜出了一段段讓

大俠們趨之若鶩的美夢。

* * *

雪寒凜

大家快勒（快）馬（樂）嗎，我是雲飄渺，很謝謝有這個機遇上正史，也謝謝一路走來的夥伴的照顧，尤其是滄瑋和師門，其中特別是師姐，有你們才有現在的我。這一年多以來也遇到很多事很多人，真的很開心有幸加入江湖這個大家庭。雖然現在因為偷懶很少出來，但有空大家一起聚聚吧！如果有引退的小夥伴能願意回來就更好了！然後再說一次，我是女孩子！女孩子！女孩子！別再把我當男生了！最後就再多話一句吧……既然同在江湖遊，那就一起行得天下吧

* * *

雲飄渺

四年的江湖經歷中，二部曲與三部曲是江湖一個很重大的轉折點。除了作者換人外，規定的改變造就了大環境變動，風氣與常見面孔都有了極大的不同。這一年中似乎多是灰色調，送走了好友後，我也一度成了某些人口中的稀有級人物。

不過老朋友們還在，我就會在某一天突然冒出來吃瓜絞舊聊聊天。江湖路上很高興有你們這些老朋友們的陪伴，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可以遇見你們所有人是很幸運的事情。

三部曲結束了，帥帥的我依然站在雲曦迴雁樓等待著新朋友的加入及老朋友相聚。

*
*
*

臨光

江湖小說進入三部曲的出刊了，時間也過得很快。在這一路上看到許多為了讓正史精彩豐富，而賣力扮演與演繹的玩家們。有了你們，正史反而更多的恩怨情仇與精彩。

謝謝你們帶給江湖的快樂，讓我們一起迎接四部曲的到來吧！

謙善